

三獎



作品
老祖

得獎者

木匠

木匠，本名趙英隆，生於玉里山腰時是一九五八年，換過三個小學，讀三次國一，受過教育十一年半，走過四十年木匠生活，早期常發表文章，得過彩虹文藝獎、台北文學獎，目前仍在努力堅持中。

得獎感言

感恩前賢林榮三先生創立了這個文學平台，感謝評審老師們的辛苦，讓一顆陳年種子得以從土裡冒出芽來。

領獎開心後，得繼續未來的路程，一步步前行，前行。

老祖

一個月前遞了辭呈，五天前才正式向家人公布，妻以為，我下一個工作已備妥，得到否定後只是碎念了一下，隨即回復平常。

而在離職前一天晚上：介壽公園旁的那間宮廟差一名廟公（祝），兩班制，離家近、又輕鬆，薪資二萬四，隔壁常年去誦經的阿敏說的。

廟公是什麼概念，臨近末段班的人生，在妻眼中價值，就剩下看顧廟殿燈火打掃香灰的廟公？晚上飯桌討論，兒女並沒有幫忙曾經瀟灑的我發聲。

晴空萬里很悶熱的上午，找到公園旁的廟，是在重慶路與館前東路交接點上，步入廟門，恰巧一位梳著道士頭白鬚老人擦身而過。

我是來應徵廟公ㄟ。

對方一愣，將就口的小茶杯放下，坐在一旁，看似廟公的人也望過來，此外，大殿上沒有香客。是在廟裡誦經的阿敏說的。

喔……惠敏，誦經ㄟ惠敏。對方隨即有了笑容，順手遞來一杯茶。

你之前是什麼工作？（那白鬚道人走進廟）

我雙手奉上履歷。

對方在看，經歷欄我特地將幹過一個月的廟公排在最前頭，再來是南亞科的支援工，最後才是木工。之所以都寫工是爲了配合廟公職務。

悶熱的空間吹著電扇的熱風。那白鬚道士就坐在廟公對面，沒有交集。

他說他也是做木ㄟ，在林口阿榮片場做布景，說《海角七號》和……都有參與，從木材聊到製作宮裡神桌發生的神蹟，再聊到戰國時代的孫臏與龐涓到廟裡的人事。直到中午，二個多小時，沒有人來參拜，那白鬚老道和廟公依然沒有交集，約百來坪的大殿熱氣不散。臨走前他遞給我一張名片，原來是宮裡的管理委員。

隔天的晚上，管理委員來電問：會不會電腦？

基本的會。

那做過總幹事嗎？

沒有。

想不想試看看。

好啊！

那我跟主委報告，過幾天來廟裡聊聊。

好啊！謝謝。

後段班的體能不可閒置過久；後段班零用金匱乏之下更不能不去開拓，總幹事一職畢竟是個未知，所以仍得打開二大報分類廣告，那五彩繽紛的頁面刊登著資方需求。心情是滿期待的，後段班當然特注意能勝任的二度就業，偏偏此等工作少到可憐。一般而言，一度失敗過的人生，百分之八十九會在二度中再戰敗，所以老闆很難要用二度中高年齡者，三度就業就免談，在人生機運的或然機率上幾近零。

也不知是巧合或是剛好廟公離職潮，有幾則「徵廟祝」藏在作業員版面。查了固狗的地圖，選了離家六公里的一家撥電話去應徵，約定時間，順道看另則廟祝需要住廟，再來是清潔員及管理員占了多數版面，有的還要求「良民證」。

我在約定時間前十五分鐘到達，是一樓住家型宮廟，人行道內側門口擺著義大利麵攤。說明來意，麵攤老闆娘上下打量：有約時間嗎？

有。

老闆娘自顧切著小白菜和一旁看似鄰居歐巴桑聊天，沒再搭理我。

感覺上的冷漠似乎可以降低眼前空間的悶熱。我入廟內合十拜著，神桌上端坐黑臉白鬚頭戴皇帽神像，旁邊陪祀神像大都我所能認識名字，神龕上燙著金字：歸綏城隍。

等待龜速的時間，手機顯示時間已超過約定的十點，電話中的男人尚未現身，只能欣賞馬路上車流，再不就聽著兩位女人在神明前談論別人家務事。

十點三十分，再等下去會覺得對不起自己的尊嚴，硬著頭皮趨前向麵攤老闆娘說：拍謝，不等了。

她客氣地說：不再多等一下喔！

我鞠躬說：謝謝啦！隨緣。

隨緣是到了人生後段班才明白的道理。

那是一種覺得無能為力又無奈的最後歎息。

現在已開始後悔換跑道的時機點，更惶恐找不到跑道的起始線。

後段班再加上得使用慢性處方箋來安身，這情境，如同眾人口中的弱勢，就別人眼中也許是，但我要為保留顏面的內在靈魂抗議，然卻常收到抗議無效的日常，也就只能默默收藏在櫃庫裡，久而久之，滿溢了，就是扛去種的時候。

宅在家裡搜尋分類廣告，無聊時讓電視看我，此後的日子若是如此，那肯定是痴呆的開始。

終於接到總幹事職缺面試的電話，是一個農民曆標註很多紅字的日子。

走進廟裡，又與上次那位梳著道士頭白鬚老人擦身而過。

主委也是個老人，無鬚。他介紹自己今年九十四歲，很想退休。會不會基本電腦？

我點頭：會（在這裡，電腦好像極其重要）。

旁邊一位女士補嘴：還要會EXCEL。

第一次聽到EXCEL，所以沒回答，而大家都還站著，只有上次遇見的那廟公坐著。

主委介紹總務組長給我認識，那位女士是會計，而白鬚道士走來，坐在廟公面前（主委怎地沒介紹）。

桌上並沒有電腦，喔！牆角高腳桌上放著一台筆電，會計正在教總務操作列印。與主委對坐，氛圍裡主角是那台筆電。

會電腦就好。主委說。

也要會EXCEL。會計再度提醒。

我問總幹事要做的事項。

廟會、陣頭安排、信眾捐款登錄，現在都放在電腦裡，神明生日要通知信眾，寄通知單……凡一切廟中什務都要做。我看著他的神情，明白是有經驗的，然而想不透為何廟殿這般冷清，百來坪的空間，雖是在非假日，也該是有二三信眾吧！靜靜聽他講演不陌生的種種神蹟過往，很難想像會演變到眼前這般景象。

白鬚老道離座，往內殿走。桌上電話響起，廟公接聽：沒人回應。那白鬚老道已不知去向。我向主委說回去和家人商量，起身，特地搜尋大殿四周。

主委坐著問：幾時回覆？不要讓我們等太久。

最慢後天。我說。臨走前，三跪頂禮端坐神案上，他們口中的老祖神像。

晚上公布了面試結果，兒子馬上從我手機抓出EXCEL的固狗教學。不就是表格的製作填寫。

老婆聽後：覺得怪怪的，那麼多工作，可以嗎？要我還是當廟公較妥。

兩個女兒，像是聽完故事的行人。

夜深人靜時，獨自在書房盤膝數息，冷氣呼呼響著機台的老舊，意念從丹田數起，到會陰、尾閭、夾脊、玉枕、泥丸、印堂、檀中，再回到丹田，往返地數……當意念停在泥丸與印堂間，一幕幕的過往在腦海中浮現。每每舉棋難下時；獨自坐著數息是想在有限的智慧中求取圓滿的結果，但每次都先目睹跌倒的舊傷痕。若將自己當做一枚棋子，那操弄棋子的那隻手又會是誰？怎地每盤都輸……走到檀中，回到丹田。決定放棄自性的解答後回到現實，老舊冷氣賣力運轉，就在這深夜，特別明顯。

我還是覺得有必要再到廟裡去了解，既是廟方願意將應徵廟公者提升到總幹事，必定有其需求及原因。

這次入廟並沒再與白鬚老道相遇。廟公背對著大門在看電視，大殿上依然冷清，五尊木雕金身，靜寂地看著眼前婆婆。我還是習慣跪拜三頂禮，廟公未察覺我的到來，空氣間瀰漫著電視劇的情節。

走梯上三樓玉皇大帝殿，金面金身有著南斗、北斗星君陪祀。據傳：一個註生；一位註死。我知道北斗有貪、巨、祿、文、廉、武、破，七星。南斗就不知了。註生是喜事，也許不用太多幫手。

頂禮後走到殿外露天陽台，正前方筆直的重慶路遠方坐擁青山翠林。

是不是發現朝山案山都有，就是少了左輔右弼。那白鬚老道不知何時在我身旁。

我們進入殿內坐在拜椅上聊開，他從太極、兩儀化四象；五行八卦的先天與後天到政治，我也只能意會著大概，畢竟《易經》也只得些皮毛，而政治又興趣缺缺，而他論及的都是未來，像在聽未發生的前瞻故事。預言在這顆恆轉的星球上從沒少過，而眼前這位只不過裝扮奇特。

時間不知覺中流逝，一直都沒信眾上樓參拜。他似洞悉我的心思，當下分析了信徒少的前因後果。我心想才燃起要提振廟務增加信徒的方法。他馬上告訴我：沒用的，時代背景不對，機緣早已流失。最後他說：謝謝你的用心。

謝謝你用心讓我愣坐在原地，看他緩緩走向樓梯。心中開始懷疑老道的真實身分來歷。

後來我也下樓，來到一樓信眾茶水區，撥行動給總務組長，告訴他願意試看看這個職缺，但得讓我身心準備，我們約定端午節後上班。

我仍繼續看分類廣告，並未放棄找尋更能勝任的工作，而什麼才是自己勝任的好工作？就如同在霧裡看花，別人都說那很香很美，自己就是沒把握擁有，這可能跟自己的才學經歷有關吧！但是與否都沒法確認，是不是很悲哀。

過了一天，老婆反倒是支持我做總幹事（大概是比廟公高尚），兒女也贊同。為此，我也更深入去把EXCEL製表填寫弄得更明白，也從固狗裡的維基百科中收集廟務科儀的一些知識，既然已認定了這份工作，那就用心全力地去準備與學習。

到了初一，特地來廟裡燒香參拜，遇見沒戴口罩的廟公與主委，他們看我如同路人甲路人乙般的陌生，難怪大殿依然冷清，不若二十公尺附近的土地公廟般的人山人海。而那白鬚老道不見其身影。這麼一座宏巍廟宇立在後站的精華地段，就如置身在深山叢林般的清靜。

拜完後，獨自坐在廟旁的介壽公園石椅上，酷暑中難得的涼風拂面，四條路在廟前呈爲五個路口，那白鬚老道說是五行財聚，無奈在公園的邊角臨路處又開了一口園門，破了廟地的格局，是或不是，我不得而知，不過今天是初一，麻雀飛降在廟埕尋食；斑鳩也來湊著熱鬧在眼前倒是事實。戰國時代的風雲人物群，縱橫天下經過星轉物移來到這個年代，也只能紙上談兵接受冷漠。

絕對不會想到日子恆常過時天下變化莫測，疫情仍在世界各地橫行時對岸陸地漫天洪水；蝗蟲趁亂起兵吞食地物，海洋戰艦、雲間戰機你來我往，隨時可能成現代戰國時代。這些，都在待業中的時間軸中轉動。

終於吃了粽子過完端午節，自認一切廟務總幹事的百般武藝都備妥，就等通知。

一天過去了，是看著新聞度過。

第二天以分類廣告及看電視影集。

第三天試著去收集分類廣告中：大樓管理員、清潔員、洗碗工的市場需求。

第四天，耐不住了。遇事不明，盤坐又無解，只好從抽屜找出有點鏽綠古幣三枚，放入木龜殼內搖弄，擲在桌上，巽下斷，再放入，置於胸前上下搖晃，再擲，得上缺兌，兌上巽下爲易卦，是

二十八卦的澤風大過卦：漫天風雨中仍得重擔前行，起於自負，文書糾紛。

猶豫了，是困守而孤掌難鳴的卦象，突覺自己的粗陋寡智，到了人生後段班兀自走在泥濘裡也就必然了。把自己關在書房讀經，從《普門品》、《地藏》、《金經》到悟達國師的《三昧水懺》。好歹也要圓滿：是最後的決定。於是給總務組長電話，他卻意外地問我何時能來上班？我回答：看你們。他說就明天吧！這讓我很驚訝。

黃昏時，會計小姐來電：說組長忘了明天要去金門三天，改在下星期一的九點正式上班，他會親自過來詳談。

星期一早上提前十五分到廟，大殿上清靜幽閒。主委坐在位子上，未見組長，向主委說明來這意，他卻回說：可是看你這樣子跟年齡，你說會電腦，我不敢相信。我無言，當下呆坐，再環顧四周，仍不見組長身影，只能站起，鞠躬、轉身，走出廟門，見那麻雀斑鳩在廟埕上尋食。

中年的可能

劉克襄

中年失業的男子不知能從事何種工作，只能按過往經歷，企盼謀得廟公一職。

在前往廟寺探問，或另尋其他可能工作的過程裡，遭遇諸多冷落、輕視之對話語言和氛圍。走文少有冗長的廢句，或刻意雕琢之語詞。

在幽默和自嘲不斷的節奏下，文意淺顯，對白簡單，都是值得稱許的表現方式。而看似不善措詞，卻句句都有荒疏情境，隨著內容悄悄蔓生。終而精采地烘托出廟寺的空蕩，同時撩起我們心底最無奈的同情。